

长篇小说

朱晓平
著

大 道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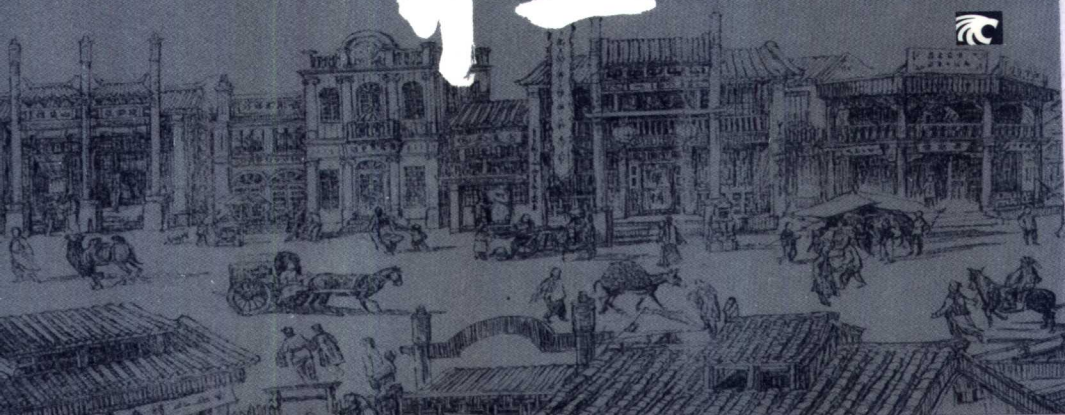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朱晓平
著

大栅栏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栅栏/朱晓平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519-8

I. 大…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575 号

作者 朱晓平

责任编辑 金小凤

封面设计 刘 静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网址 www.cy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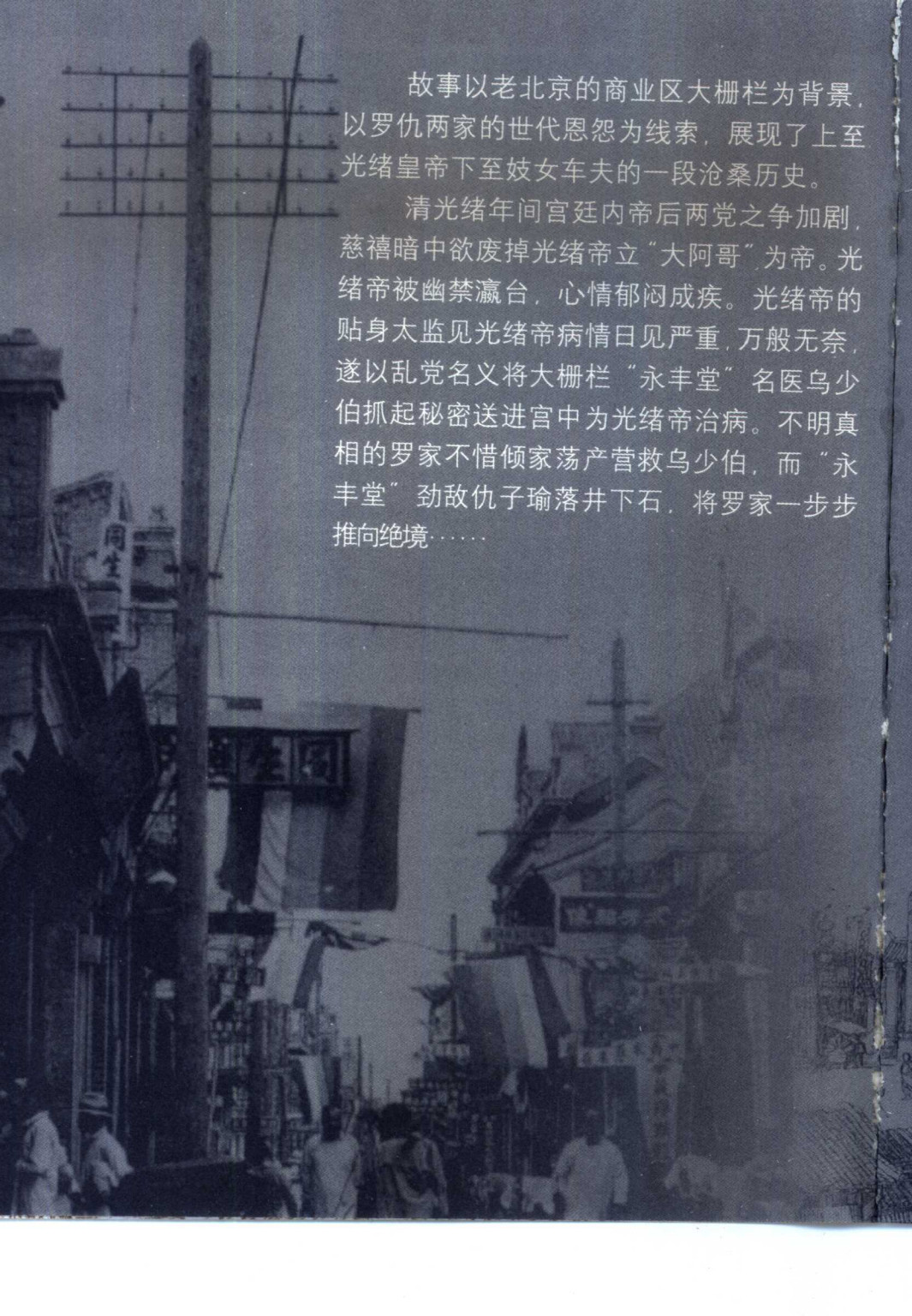
印张 13.25

字数 318 千字

插页 2

印数 1-30,000 册

定价 24.00 元



故事以老北京的商业区大栅栏为背景，以罗仇两家的世代恩怨为线索，展现了上至光绪皇帝下至妓女车夫的一段沧桑历史。

清光绪年间宫廷内帝后两党之争加剧，慈禧暗中欲废掉光绪帝立“大阿哥”为帝。光绪帝被幽禁瀛台，心情郁闷成疾。光绪帝的贴身太监见光绪帝病情日见严重，万般无奈，遂以乱党名义将大栅栏“永丰堂”名医乌少伯抓起秘密送进宫中为光绪帝治病。不明真相的罗家不惜倾家荡产营救乌少伯，而“永丰堂”劲敌仇子瑜落井下石，将罗家一步步推向绝境……



作者简介

朱晓平，一九五二年生于四川。在“瓜菜代”和读书玩耍中度过童年少年。十六岁“文革”开始浪迹社会，有过农村、军营、工厂、大学、机关、书刊编辑部等多种生活经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戏剧理论专业。

八十年代起以小说《桑树坪纪事》开始操持笔墨。至今有各类作品数百万字问世。出版有个人著作十余种及影视作品一批。并被翻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

以《桑树坪纪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以话剧《桑树坪》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以电影《黄河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奖和“百花奖”；以电视剧《三国演义》和《编辑部的故事》等获“飞天奖”、“金鹰奖”；以电视剧《姊妹坡》获解放军文艺大奖。

现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001

大
栅
栏

寒月倒映于荡漾的海子中。风把一池清水搅碎了又抚平，抚平了再搅碎，直搅得那一轮寒月化作半池漂浮的银片儿在风中摇曳。那是一轮很大很圆也很冷的月亮；惨白寒冷的月亮……

夜色中的紫禁城显得格外空寂冷落。

静夜里从瀛台那边传来一管竹箫吹出的古曲。飘飘渺渺，哀伤幽怨，如诉如泣。听得人不由想落泪。

突然间，曲声戛然而止。

随即，隔着一道不算太阔的海子，瀛台里又传出光绪皇帝的怒喝声。巡夜的都知道，皇上爷又拿什么撒气了。

果然，此时在瀛台涵元殿里，光绪帝又在发火动怒。

光绪帝一边摔砸着能拿到手的各种物什，一边对着贴身太监葛连才吼着：“你给朕喊！喊啊！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大清朝光绪帝二十六年，也就是西元的一九〇〇年。

岁月如梭，星转斗移，沧海桑田，世纪交替。如果不算更早的“后金”，只从太祖努尔哈赤算起，到上个世纪根儿，大清朝就已经端坐江山近二百年！如今，大清朝又度过了一个百年！

不过，如今人们再说起大清的江山，大概心境绝不同于上一个百年那么有心气儿了。大清朝还能不能坐稳下一个百年的江山？上至官员下至平头百姓，心里都打鼓。





这是一个危象环生的年月。那年月的境况，用今天人的话，就是“世纪末心态”。当时的人们就眼睁睁地瞧着，光绪二十六年世纪交替之时，整个大清帝国上下，恰似一个“天欲坠地欲覆”，呼啦啦大厦将倾的“乱世”！只是官民人等不敢公开说出来罢了。

这一年从年初起，官员百姓就有些心神不定的感觉。像是有什么大乱子在酝酿潜伏着。

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出什么事，可人心里，总觉着有丝丝的烦乱。别的不说，这一冬的天气就格外冷。从去年年根，呼呼的西北风就没有停息过。往年平日金碧辉煌无限气派的紫禁城，如今在人们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缺了什么人气儿朽腐破败说倒就倒的破旧城楼子似的。

正是冬末时节，从蒙古大草原那边刮来的风，北京百姓叫做白毛风。白毛风呼呼肆虐地吹过大而空寂的紫禁城，叶片已落干净的老树枯枝，被风吹得吱嘎乱响，冷凄肃杀，那声气真有些让人毛骨悚然。

从紫禁城各处，时不时飘过巡夜亲兵和值夜小太监那拖长了尾音的吆喝声。怪里怪气的吆喝，像给谁叫魂似的。

有几盏飘荡的鬼火似的灯笼，在树丛里在海子边在假山小石径上游走，忽明忽暗。此时偌大的紫禁城里，几乎不见什么人的影子。冷凄的寒风里夹裹着那叫魂一般的巡夜吆喝，活生生就是一座死城！一座鬼城！

平日里热闹异常的紫禁城，如今这般空静甚至冷凄，说来也不奇怪。

打光绪帝满了十七岁，太后不知动了什么心思，还政于光绪皇上，自己又跑到幕后去玩什么“训政”。那以后，当然还有之前，这里里外外的事情，就没有一桩让老佛爷心里安生舒坦的。

大清好不容易剿完了“捻子”没多少年，山东河南包括京城眼皮子

跟前的直隶，就又闹起了什么义和拳大刀会红枪会等等等等。下面见天的奏报，除了这地方又杀了人那地方又放了火，就是乱党暴民们又砸了哪个州府县的衙门。各地报上来的奏折子，没一个能让老佛爷脸上挂点笑容的。

除了这些，就尽是一些学子闹变法、洋人提抗议。一会儿是哪个吃饱了撑得没事的读书人又发一通什么强国富民的议论，惹得国人上下呼应；一会儿又是什么法兰西啦英吉利啦美利坚啦德意志啦等等顶着一头黄毛瞪着蓝眼珠子，叽哩呱啦的提抗议啦、发照会啦、下通牒啦。开口闭口就是要租界、要传教、要泊船、要通商、要做买卖……也就差没要太后老佛爷的命了。

老佛爷心里能好受么？

不好受又怎么着？头几年的“甲午”干了一仗，结果又怎么着？堂堂大清，四万万臣民，九百万疆土，竟然让小小东洋鬼子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驻兵，就这样人家还不依不饶的像吃了多大亏似的。老佛爷气儿大了。

大清家外是那样，大清家里呢？

“甲午”大败，家里一些人就起哄架秧子。说是根子就出在大清“国体”已经老旧不堪，要强盛就非要“动本”，也就是非要从根子上来一番大革新不成。连老佛爷在颐和园修个石舫都成了事儿。这先是百姓闹哄，后来就闹到了上面。

不过，老佛爷到是想得开的主儿。打不过人家洋人就甭打。左不过是多赔点钱多开几个“口子”。可内里谁要不安分，老佛爷就不塌实，整治的办法就多了去了。

自打前二年，光绪帝受一帮不安分的读书人和朝廷里几个心存异端的官员挑弄，闹出些维新变法的事端，维新成了人们街谈巷议饭后茶余的谈资。请愿上书，举国上下闹哄哄的。这种架势，大清朝快三百





年来还不曾有过。那个坐江山的主子也没经见过。

可老佛爷毕竟是老佛爷。她先是沉了些日子观望动静，直到乱子越闹越大，大清社稷有顷刻间就改天换地的架势，老佛爷这才出面了。

老佛爷办事利落，快刀斩乱麻收拾了局面——关的关，杀的杀，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而后，大骂了一通光绪帝不读书不学好耳朵根子软目光短见脑子愚笨性情乖张等等。一道旨令，就把光绪帝弄进了瀛台歇着了。话说的是给光绪帝找个素净地方去静静心思，修身养性读读书，实际上就是把光绪帝撂一边了。

然后呢，老佛爷一乘大轿就奔了颐和园去“小憩”一段时日。说是烦得慌。

打去年一入夏，老佛爷住进了颐和园，就再也没回紫禁城。

这边紫禁城里，光绪皇帝可就惨了。人撂一边了，却还顶着个大清皇帝的名。而举国上下，但凡有脑子的都知道，这光绪皇上，现如今连个屁也不顶了。

这一年的年初，太后老佛爷又突然弄出个幺蛾子。

荣禄向太后献计立“大阿哥”即皇储，作为前朝同治皇帝子嗣承继大统，借以最终废黜光绪帝。老佛爷也不待见这位皇上爷了。于是，光绪帝二十六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太后老佛爷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正式立端王载漪子溥儀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也就是西元一九〇〇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大清光绪皇帝行让位礼，大清改元“保庆”。

谁知消息传开，举国哗然。尤其那些洋鬼子更是一副不屑的嘴脸。说要是大清国这么干，不讲法度随心所欲，到时候东洋西洋各国一致拒绝承认新皇上新朝廷。这明摆着就是不喜欢老佛爷当大清的家嘛！这一来，老佛爷多少知道了一点洋鬼子难缠难对付，老佛爷就为难了。为难了，那就先把改元这事放一放吧！

太后老佛爷从来就是生就一副女人身子大丈夫的心肠，凡事拿得起放得下。不行咱就慢慢来！老佛爷住到颐和园，见天该吃吃，该玩玩，该听戏就听戏。尽管心里头并不大踏实。

这没着没落不明不白的境况，可就苦了那个被幽居瀛台的光绪皇帝。

二

孤灯昏暗，将光绪帝的影子映在墙壁上。

啪！一本珍贵的画册被撕扯得乱七八糟摔到地上。

啪！又是一方砚台被狠狠地摔碎了。

随即，有毛笔、书籍等一样样珍贵东西摔到地上。光绪帝在烦躁地发作着。

葛连才跪在地上，以膝盖挪动，一样样捡拾收拾着。

光绪帝怒喝：“你给朕喊！喊啊！”

贴身随侍太监葛连才心里并不十分害怕。这半年来，皇上动怒发火的这一套，他已经习以为常。葛连才八岁净身入宫，因为宫里没有什么靠山，当了一年的值扫小太监后，被发去了醇王爷府。在醇王爷府里，惟一的差事就是服侍比他小五岁的小王爷载湫。葛连才这孩子宫里待的时间不长。按大清的规例，一个王爷身边照例也是大小总管大小太监一班几十号人马。尤其是醇王爷这种前朝皇帝亲兄弟的“铁帽子”王爷。可再怎么讲，王爷府比起宫里的讲究，还是天地之别。王爷府里当差的太监少，不扎堆，葛连才身上也就没有太多地沾染宫里太监习惯上的那些毛病——刁钻古怪啊，拨弄是非啊等等。醇王爷挺喜欢这孩子的本分老实。

就在葛连才进醇王爷府的半年后，太后老佛爷下诏将只有四岁的





载湫接进了宫，一个月后行了登基大礼，载湫成了大清王朝光绪皇帝。醇王爷尊着福晋心疼儿子的心思，求告太后，葛连才也就随着光绪帝再次进宫。这一次，他已经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了。

葛连才知道，皇上这些日子动怒发火，其意十分明白，就是太后立了大阿哥。知道自己恐怕很快就成了被废黜的皇帝，其心里，除了痛苦伤心，也就只能在这块巴掌大的小天地里还使使万岁爷的脾气，发发皇上的威风了。

有火发就让他发吧。葛连才边捡拾东西，边模仿着大臣上朝，双膝着地呼喊：“臣叩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就这么一遍遍呼喊。一样样东西还继续摔下来……

光绪帝只穿着内衣，大概是冷风凄然，他发作一阵，烦躁的心绪稍稍平静了一些。他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大窗户前，凝视窗外百感交集。

紫禁城巍峨的宫殿飞檐和角楼如同剪影耸立在夜色中，月光下一池湖水荡漾，波光粼粼。一座木板铺就的栈桥通向湖对岸。此刻，桥上被人抽走了几块桥板，把这瀛台同外界惟一的通道就给隔断了。

光绪帝咳嗽了几声。葛连才赶忙上前轻柔小声地说道：“万岁爷，风大。您该躺会儿了，您哪能这样啊？不吃不睡的。就是铁打的，也经不住这么熬啊。更甭说，您一天还尽发火，摔东西砸家伙的。怒可伤肝啊。”

光绪帝长叹口气转过身来，葛连才赶紧将窗户关闭，搀扶着光绪帝走进卧室。

葛连才搀扶着光绪帝上了床，光绪帝还在嘟囔着：“唉……只一座栈桥，让朕知道这还是人间。可拿去几块桥板，朕便与世间隔绝。唉！瀛台孤岛，一如牢笼。谁知道，大清堂堂一国之君，却落得个阶下之囚……”

光绪帝伤感得说不下去。

葛连才马上接茬说道：“万岁爷，您就甭想这些了。越想，您心里越难过。干吗总跟自个儿过不去呢？日子还长，奴才看，这江山还得万岁您来坐。”

葛连才说着，递上一只有盖的小碗。

光绪帝立即警觉地问道：“这是什么？”

葛连才答：“一碗参汤。”

光绪帝一听，心烦地连连挥手：“拿下去！快拿下去。从今以后，朕不会再吃太后那边和太医院送来的东西。太后欲行废立，奸相小人惟恐天下不乱。朕不能给他们一点可乘之机。拿下去！”

葛连才道：“万岁爷，这参汤是奴才让膳房给您老人家煨的。奴才亲眼瞧着他们煨，奴才也亲口尝过了。万岁爷您放心，快趁热喝了吧。”

光绪帝刚想端碗，发现了心爱的竹箫。他慢慢起身走过去，将箫从地上捡起来，珍惜地在手中摆弄好久。竹箫已经摔裂了。光绪帝很伤感。他持箫于唇边试了试音，吹出一段哀婉凄凉的曲子。

一句刚吹完，光绪帝剧烈咳嗽起来。葛连才忙上前揉胸捶背，并用手绢捂在皇帝嘴边，让他咳吐。

光绪帝渐渐平复。葛连才拿开手绢，俩人都突然“啊”地惊叫一声。只见雪白的手绢染上了大团的殷红鲜血。

光绪帝肩上的龙袍滑落下来，大惊失色道：“朕……朕吐血了！”

话没说完，光绪帝突然只觉天地旋转，身子摇摇欲倒。葛连才扑上去紧紧抱住，带着哭腔呼喊着：“万岁，您怎么啦？您醒醒啊……”

三

光绪帝生病的事，说来话也长了。





大清的皇亲贵戚当年起家时那种戎马生涯养就的健壮魁伟体格，早已是过去。让当朝的人说，那都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事情了。如今的皇亲贵族里面，大体没有几个身子骨硬朗的，烟酒茶色，骄奢淫逸，早掏空了多少代皇亲贵族的身子。这光绪皇帝生来就身骨薄弱。王爷家的孩子，饮食无节，起居无度，娇生惯养自是不说的。

光绪帝四岁进宫做了皇上，却只是个在太后老佛爷膝头听喝的儿皇帝。十七岁亲了政，还得瞧着老佛爷的脸色行事。这种境况，放谁身上也不会好过。

不好过能怎么地？到底还是面子上的大清朝皇帝。光绪帝惟一能排解郁闷的方法，照例还是吃喝玩乐。

这大概也是一种规律，政治上有权势的，要吃喝玩乐，骄奢淫逸，因为那是权势的象征。政治上无权势或者大权旁落而失意的，也要吃喝玩乐，也要骄奢淫逸，因为那是排解失意失落的惟一办法。

所以这光绪帝的身子，先天禀赋不足，再加上后天失养，怎么样就可想而知。

光绪帝被迫幽居瀛台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的天天烦躁郁闷，郁郁寡欢，自然饮食起居都不好。更糟的是，近两个月，光绪帝动不动就发火动怒。

光绪帝的动怒还不只是骂骂咧咧而已。光绪帝发起火来，摔东西砸家伙。一摔一砸，又是大半天气哼哼的独坐不语，不吃不喝地生闷气。别说皇上自个儿，就是葛连才听着见着也觉得头发蒙心发慌。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更别说光绪帝生来就没有一副好家底。

人烦闷不宁，心绪波动，偏偏又爱胡思乱想。光绪帝除了思虑他政治上的失意，想得最多的就是他的爱妃珍主子，也就是后人习惯称呼的珍妃。

有天，太后着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过瀛台来瞧瞧光绪帝。再说什么还是太后的亲侄子。骂他不争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心里头疼他还是真疼。七情六欲，人之常情，虎毒还不食子呢！

太后让李莲英弄了几样皇上平时喜欢的吃食和几样珍玩书籍笔墨纸砚什么的过来。

李莲英过来一瞧皇上的模样，心里头就明白了几分。他知道这时候惟一能让皇上心绪好过一些的，只有一个“色”字了。

这李莲英，实际上并不像后世人说的那么坏。要说坏倒也不假，就看人从什么角度去看去说。权势圈里找饭吃的人，没有心机那是假话，可要说这位李大总管一脑门子的坏水，那也真是冤枉了这位权倾一朝的总管大人。

这李莲英回去，没敢跟太后着实报告光绪帝的状态。这话是说不出口的，谁敢在老佛爷面前说皇上心里烦躁，就因为被关进了瀛台，就因为立了大阿哥心里不满不忿？李莲英只说皇上一年多，还是不大习惯小屋里日子，闷得慌。

太后老佛爷听了，只说了一句：“那让人想个法子让皇上开开心吧。”

太后的意思李莲英当然明白不是放光绪帝出来，只不过是让下边人想个什么玩意儿，让光绪帝有所排解。而且李莲英也知道，老佛爷最不待见的人里面，就有光绪帝的爱妃珍主子。但就这一句话给了李莲英一个空子可钻，不几天，李莲英就悄悄安排珍主子上了瀛台。

这个口子一开，就一发不可收。

光绪帝见了爱妃，要做什么自然不用多费笔墨。

珍主子夜里悄悄地来，天不明悄悄地走。而这相见的几个时辰，郁郁寡欢的光绪帝就要把空落日久的各种烦恼伤心难受，发疯似的排解到珍主子身上。葛连才有几回见皇上和珍主子睡过了头，赶忙去叫珍





主子起身。他声气儿由小渐大，却百呼不应，只好动手摇晃。光绪帝竟然摇晃不醒。

总之，每次葛连才搀扶着光绪帝去送珍主子离开时，光绪帝两条腿直打晃悠。

在光绪帝一再要求下，李莲英不得不冒着极大的风险送珍主子去了几趟瀛台。

大阿哥被老佛爷正式扶上皇储的宝座之后，李莲英知道老佛爷的脾气，不敢再安排光绪帝和珍主子见面了。但从此，光绪帝的情绪更加坏，身子骨也更加弱。一天里几乎吃不了几口饭食，睡下来噩梦连连，几乎夜夜在惊吓中醒来。醒来一身油珠子似的冷汗。

这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两个多月之后的今天，光绪帝吐血了！

人生病不可怕，尤其是当今大清皇上。宫里的太医院养着几十号太医，分科分业，各司其职，各个都是医界高手。御药房里要什么药料就有什么，还都是十足地道的货色，天下莫有能比的。

但让光绪帝和葛连才心惊肉跳的就是，光绪帝病的太不是时候。

年初老佛爷立了大阿哥，也正式定下了行让位礼的日子。只是西洋东洋各国反对、只是一些国人的鼓噪，老佛爷才不得不把让位的事情暂且搁一搁。

光绪皇帝在这个时候病了，且是大病，还吐了血。这个消息要是传到了朝廷上，传到了老佛爷耳朵里，结果可想而知。这就给废黜光绪帝找了个谁也无法再反对抵触的绝好理由。因为光绪帝的病，老佛爷当下就能名正言顺地把大阿哥扶上皇位。

这就是光绪帝和葛连才最害怕的。

害怕归害怕，病总是得上了。

这一天，皇上和奴才二人都是滴水粒米未进，恹恹的。

到了掌灯时分，葛连才心事重重地搀扶光绪帝上了床。自己走到

外间,想着想着就伤心落了泪。衣食前程之外,这许多年来陪伴在光绪帝身边,吃住行玩,公事私事身跟影随形同一人。十多年的日子,就是如厕,葛连才也在光绪帝身边。那种主仆关系,是没当过皇上的人绝想像不出来的。甚至主子在床上宠幸皇后妃子,做奴才的照样可以站在床边奏报什么事项,主子干主子的,奴才说奴才的。这种关系,非常人可以想像。

葛连才已经想像不出,一旦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他将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

这一晚葛连才没合眼。不管怎么说,皇上的病总要治。葛连才没了辙儿。心急火燎地等到天蒙亮,一气跑到西华门那边的太医院,请来了太医魏元骏。

帟帐低垂,遮住了床榻。透过纱帐,光绪帝躺在床上,手有气无力地伸出帐外,由魏元骏诊脉。其他人皆跪在皇帝床前。气氛有些紧张。

魏元骏诊完脉,另一个太医又上前诊脉。

葛连才在涵元殿外书房里焦急地期待着。魏元骏等人出来了,他一步上前拦住疾步要走的魏元骏,问:“魏大人,皇上如何?”

魏元骏脸色阴沉,摇头不语。

葛连才急切道:“魏大人说啊!皇上他到底如何?”

魏元骏道:“葛大人,恕小臣无礼了。按宫中规例,皇上病情不便随意吐露。待小臣即刻向太后和各位大人禀报。”

葛连才道:“这一来二去,不是把皇上的病耽误啦!”

魏元骏道:“小臣无奈,无奈。没有太后旨意,小臣实不敢擅做主张。”

魏元骏等人陪着干巴巴的笑容,点头哈腰地从怒不可遏的葛连才身边鱼贯溜走了。

葛连才气得咬牙骂一句:“浑蛋! 势利小人!”





葛连才骂过之后，平静下来一想，脊梁骨上直冒冷汗。这太后要是知道了……

四

魏元骏从紫禁城出来，气没喘一口就奔了颐和园。在园门口下了轿，一个等待的太监三拐两拐就把魏元骏带到了太后身边大总管李莲英的住处。

魏元骏把光绪帝那边的情况一说，李莲英马上让魏元骏闭嘴。他想了想，交代魏元骏，皇上生病的事，他亲自去奏报，魏元骏这边，跟任何人都不得提起此事。

这把魏元骏弄了个闷葫芦。干吗不让说呢？

李莲英吩咐完，急忙换了衣服去见太后。值守的太监告知，太后往大阿哥那边去了。

大阿哥这天心情好，正和他的随从小太监在大书案上挑逗着一对螳螂厮杀。

大阿哥叫喊着：“快，快啊！狠狠咬！弄死它……”

大阿哥没有想到，老佛爷今儿的心情不大好。不知从哪儿听了一耳朵，说这个大阿哥“玩心忒重”，老太后没让人传报，自己来了。这会儿，太后老佛爷已经站在门口，满脸怒容地注视好久了。

太后今天一身短打扮的青布衣衫，剪裁合体，显得干净利索。看不出这是大清国至高无上的太后老佛爷，倒更像一个大家庭里主事儿的老太太。

大阿哥玩得饶有兴致。垂手恭立太后身后的端王爷只好咳嗽了一声。

大阿哥闻声顿时惊慌失措。他急忙捞过一本书来，啪地扣住两只